欧债危机性质和前景分析

张士铨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经济系，北京 100091）

［摘要］欧洲债务危机至今仍在发酵。在一体化和制度转型背景下，主权债务国从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转向欧元区国家，并以“海啸效应”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欧债危机的因素极其复杂，主权债务形式不同，各国政府缓解危机的办法有限，更突出的是信心崩溃促成危机扩散同时导致国际关系倒退。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危机性质：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决定一国是否存在“问题”的基础，欧洲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一体化模式的弊端，全球应对欧债危机做法内含的矛盾——利率上的博弈。危机前景取决于如何完善危机修复的条件，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提高私人投资者的信心，危机将导致贸易摩擦加剧，欧盟将采取政治与财政集权手段避免欧元区解体。

［关键词］欧债危机；主权债务国；国际关系；国际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D80, F11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89(2012)01-0077-07

两年前肇始于希腊的主权债务违约，引发的社会秩序混乱、国民经济运行脱离常轨的状态愈演愈烈，这可以理解为从“问题”向“危机”的发展进程。即使欧盟和 IMF 宣布了史上数额最为庞大的低利率救助计划，并且连续向“问题国家”注资，我们还是难以看到危机缓解的前景。相反，它已经逐渐演变为不独欧洲几个“有问题”国家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危机，对整个欧洲和世界也已经展现出巨大的负面影响。

一、欧债危机的几个特点

纵观此次以“主权债务”为由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发生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第一，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国的转移。过去，主权债务危机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进程中。实行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导致政府支出急剧增加，而巨额投资形成的生产力又不能在短期内转化为国家可支配的收入。不得不借入天量外债，利率变化和还贷年限就成为两个致命问题，直接拖累经济增长步伐。相反，今天的欧债危机起源于欧元区国家（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同样以主权债务形式出现，反映的也是政府资产负债表上支大于收、寅吃卯粮问题，但要问及这些“亏空”来源何处，却更深刻暴露了体制、历史、文化、发展战略乃至一体化征程上的综合矛盾，绝非一个“开放进程”能够概括的了。

第二，关联全欧甚至全球的危机。缓解危机的措施，各方执行起来仍存在极大难度，很难说已经呈现的复苏曙光再不会重回动荡深渊。这里有两个理由：一是，几乎所有欧元区国家在

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两个重要指标（政府财政赤字/GDP，政府债务/GDP）上都处于“超标”状态。[①]即便复苏相对强劲、经济体量大从而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国如德、法也不例外。假定危机蔓延，那么这些问题必定浮出水面，从而引起市场更大的恐慌；二是，已经形成密织的债权债务关系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希腊主权债务爆发危机，政府由于财政入不敷出濒于倒闭，而德法之所以出手相救，除去害怕欧元区破产和欧盟倒台，关键在于他们是希腊主权债务的重要债权人，持有份额分别为500亿和300亿欧元之多。葡萄牙同样被主权债务所累，但后面的债权人却不比其轻松，西班牙和法国分别拥有该国600亿和300亿欧元的债权。在欧元区和欧盟走向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前提下，危机的传染必然带有全欧特征，全球国家甚至都不能幸免。此刻IMF也必须拿出2500亿欧元，让“问题国家”以“借新替旧”的方法缓解危机。但如果危机继续深入，来自各方的救助资金就如同进入无底洞，连带各国经济复苏无日。

第三，如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形成“后浪更比前浪高”的海啸波及效果。希腊与其他国家的债务关系最脆弱，相对其他国家先行爆发危机。而其他国家的危机因素并未恶化到“显性”，尚处于“隐性”状态。西班牙是欧元区的第四大经济体，财政赤字水平与希腊不相上下，但其主权债务危机暂时还没有爆发，是因为债务没有到期，在短期内还没有支付危机所致。如果支付期临近，其压力必然随之增大，而自己又不能在此期间内有效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加收入，筹措到期日必还的款项，那么不但自己要遭受灭顶之灾，无疑在心理和财政上给整个欧元区更沉重的打击。如今，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债务问题也亮起红灯，标准普尔在2011年9月19日将其长期主权评级从A+下调至A，长期展望面为负。穆迪与惠誉对意所评级数与标普有微小差别，然长期展望同样为负。众所周知，西、意任何一国，其经济规模要多倍于希、葡和爱尔兰的总和，他们的债权债务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甚至美日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一旦倒下，恐怕其他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都无法施救。当然，后者是否愿意，有无能力也是施救的基本条件。德国和荷兰等条件较好的国家不但力不能及，即便有能力和愿意，也要防止救人时把自己搭进去，不得不从自己今后前途出发决定取舍。所以，今天的希腊和葡萄牙，明天的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在危机扩散而应对不利的条件下，可能会形成“后浪推前浪”的危机扩大效应。但危机扩大又与“大到不能倒”的重要性增加相关。关键在于解决已经“显性”国家主权危机的力度和时间，否则危机必将蔓延，“大”也不得不“倒”。

二、与欧债危机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

分析欧债危机的起因、发展路径及其各国的应对措施，应当先明确下述问题：

首先，两种主权债务危机的危害有别。主权债务是一国以主权担保向外国或是国际经济组织借入的资金。政府资产负债表上支大于收、寅吃卯粮，财政上已经不可持续，这是形成主权债务的第一个原因。欧元区诸国中，希腊和葡萄牙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财政收入绝对量相对较少，然而它们身处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的经济政策与对外关系政策背景下，工资和社会福利乃至失业救济等方面都要向德法等核心国家看齐。政府用于这方面支出部分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增大。由于这些事关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其特点是不可逆的，这就导致政府债务和GDP之比居高不下。第二个原因是西班牙和爱尔兰为代表的政府债务危机模式。受美国次贷危机传播影响，国家银行体系中的呆坏帐不断暴露出来，形成大面积银行业危机。政府在救助银

① 欧盟1997年颁布的欧元区加入标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要求。

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行业的过程中，必然出售国债筹措资金，但是举债和偿债的能力及措施（外国和国际经济组织是否愿买、能否到期偿还，都是疑问）却备受争议，实在不易实施。

与主权债务相对的是非主权债务。由于没有国家主权作保，也涉及不到政治与国家形象。在欧盟各国中，一般来说规模都不很大，往往在竞争和危机扩大过程中自生自灭。也就是说，政府债务的形成与商业银行由于不良贷款导致的功能缺失，对于一国危机的爆发的推动性作用，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其次，缓解债务危机办法效力有限。既然欧洲债务危机已呈燎原之势，不管“问题国家”（包括深陷危机和可能陷入危机的国家）还是恐惧蔓延之水祸及自己的国家，都不可能置之度外，必然有所反应。或者承诺在规定期间内削减财政赤字和进行其他改革，比如加税和收紧政府开支等以换取援助，或者为了避免危机祸及本国，从而不得不向问题国提供资金援助。归结起来，缓解危机主要依赖借新帐还旧帐的办法。

以新帐顶老账、以债抵债当然是一个缓解当前到期债务危机的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但是内在的矛盾却在不断积累。获得救助贷款难道就能解决危机吗？只能将危机拖长。因为贷款不能降低负债总规模，如果借者不能在约期内偿付，危机势必重来。这和美国的“卖短买长”的“扭转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1] 过去，欧洲“问题”5 国就以主权担保在金融市场上借了大量的短期资金。然而，由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他们不可能在到期之日支付。如果不想政府破产，必须借新的钱顶替。从长远来看，危机还有爆发的可能。比如现在 IMF 以 4% 的贷款率向希腊放贷，然而希腊很难利用这些贷款在其到期之日前，使其 GDP 的增长率达到 4% 以上。如果希腊要从金融市场上去借款，则贷款利率更高，与 GDP 的增速差距更大。不论怎样，债务总额都不易缓解。在这种情况下，希腊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用得到的贷款改善国家经济竞争力适应 IMF 结构调整的要求，使 GDP 增长率高于贷款利率，否则无法还债反而黑上加黑；二是通过降低利率或是减少债务总量来改善现有债务的还款状况。事实表明，从欧洲央行或者 IMF 所获贷款利息较少。按照杰佛瑞·伍德（Geoffrey Wood）的说法，“假设早期的债务需要在未来 5 年内被付清，那么新债将大于老的借债总额。这意味着债滚债将持续更长时间，而且要利息低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新的借债捞出爱尔兰”。以新帐顶老账，用低利率且长期的贷款方式，看起来是一个唯一的缓解方法。因为即便在欧元区内，每个国家在财政上仍然是不统一，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使然。这就又产生两个问题：第一，由谁来提供。就目前来看，除了 IMF 和美国日本甚至中国而外，区内只有德法这样的核心国家有此能力，但数量有限，还要考虑贷款条件是否为债务国所接受；第二，随着债务问题不断浮出水面，需要获得贷款补充亏空（不论是社会安全网建设亏空还是银行亏空）和用新债还旧债的国家越来越多，如果呈几何级数式的“井喷”增长的话，欧元区和世界经济组织，甚至其他援助国的承受底线在哪里？ 2010 年 5 月欧盟为防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就设定 7500 亿救助基金。即使这样，还有疑问说，欧洲央行究竟想援助“问题国家”的银行还是整个公共债务，是否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第三，信心危机也导致宏观经济和金融秩序混乱。债务危机的爆发，不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源的失衡，还造成了市场对欧元区债务国家恐慌心理加重。人们认为，政府背负巨额债务，限制了借贷能力，本身调控经济的能力大大受损。同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又多次下调希腊、爱尔兰甚至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主权评级（比利时和西班牙等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国家，由于预报国内未来 3 年内预算赤字居高不下超过预测，也陷入了危机。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政府债务 /GDP=60% 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临界值，一旦超过，该国就面临主权债务危机。而政府赤字，除意大利而外的其他 4 国，早

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就数倍于3%的临界值。甚至财政状况最好的德国，在2010年初都预计该年预算赤字将占当年GDP的5.5%。巴克莱资本亦表示，美国银行业在希、爱、葡和西班牙的风险敞口达1760亿美元），股市因此而暴跌，市场信号预示着宏观经济下行接近谷底。众所周知，危机肇始于希腊，但希腊的经济规模（GDP总量）只占欧元区17国的2%，为什么蕞尔小国的财政问题会燃起遍及全欧乃至世界的燎原烈火？两个重要的推手：一是恐慌链条的蔓延，二是评级公司的作用，而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不相信政府能够有能力有步骤来挽救本国危机。小国依靠强大的国际援助尚不能缓解危机，大国就更不可能例外了。从投资者的角度看，由于恐慌心理蔓延，投资者怎可能安心充当“问题债务”的债权人角色，非但不会购买反而会尽力抛售欧元区资产。而怀有“恶意”和打劫心理的投机者则从欧元贬值中看到机会，多家机构均表示看空欧元，并采取实际行动“做空”欧元，造成欧元对其他货币的比值呈不断下降趋势。这就使欧元区原本“问题国家”问题加大，数量不断增加，当然危机也就呈现出放大发展的态势。

第四，债务危机令国际关系倒退。总的看来，各方面（各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对待债务危机国的态度是救助，不希望看到希腊政府和其他“问题国家”由于主权债务危机而破产，也都表示，应继续保留希腊等问题国家在欧盟和欧元区的位置。受一体化框架约束，欧元区核心国家不得不出手相救。但这里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受援国能否实现承诺（削减赤字实施财政紧缩方案来换取欧盟和其他国家的紧急货币援助），德法能不能继续容纳慢增长且“不负责任”的国家存在于欧盟之中，总是拖伙伴国的后腿？现在欧盟及其核心国的领导人担心的不是财政援助，而是怕危机蔓延。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危机也由隐变显，将由于两国债务规模太大无法救助；二是救助人家的同时自己要承受多少损失，也有个数量界限。这个问题源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经济景气情况下。在世界经济景气时，统一的货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而在危机时，由于各国受统一货币（因为已经让渡了部分经济主权，放弃了本币）的约束，无法通过货币贬值的方法来缩小债务规模，应急性地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只能紧缩财政，扩大税收，压缩总需求。但这又使得经济雪上加霜。要获得援助，贷款利率也要相应降低，使受援国获得债务具有较低的执行成本相应增加还款能力。但是将这些优质资源挽救不好救助的国家，核心与表现好的国家是否愿意忍痛割爱，政府和国内民众的意见不一，矛盾激化。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主权债务是一个毒瘤，不割不行，但是割了又怕殃及自身，只好先进行适度的“止血”。欧盟各国在援希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

三、欧债危机的本质

人们把正在蔓延的欧债危机理解为，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由于欧洲国家主权违约而引发的危机。如果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特别是从危机国家自身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伴的危机传递机制角度看，可能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首先，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决定一国是否存在“问题”的基础。规模大实力强的经济体如此，欧洲“问题国家”也可以从反方面证明这个道理。金德尔伯格认为，一国经济健康和可持续的重要表现就是“生产性”。[2] 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意味着霸权国家由盛变衰。虽然他这里说的是霸权国家实力变化的线索，但是衡量任何国家的国际竞争实力的变动又何尝不是如此。按照当今国际贸易理论的解释，一国怎样能够将比较优势动态地导向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在要素禀赋稀缺条件下提升本国的要素素质，并且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潮流中适时补充稀缺要素，运用一体化所内生的“贸易创造效应”来为自己竞争优势建立提供条件，这个思想尤其适应参与一体化进程中的规模较小的国家——类似于希腊、葡

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萄牙等国家。也就是说，创造并保持有特色的“生产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立身之本，“生产性”的建设才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本钱”和竞争力的体现。否则就成为“搭便车”——过度依赖来自伙伴的要素供给与出口之便，其他伙伴也不能容许。危机条件下，希腊等国之所以还能获得贷款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改善国家经济竞争力适应结构调整的要求，使 GDP 的增长率快于贷款利率或者是改善现有债务的还款状况，减少债务总量。但方案执行的症结在于，“问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都在持续下降（相对施救国而言。难怪施救国不愿意救助这些“扶不起来”的伙伴。以希腊为例，它并不是以提高产品竞争力来成为欧元区一个强有力的成员国，而是靠财政与经常项目双赤字，以及加入欧元区后更容易获得的廉价贷款带来的基础设施拉动，过高的信贷消费，才有今天的债台高筑现象）。表现在，R&D 在 GDP 中的比例长期低下（没有达到 3% 的目标），产品无竞争力，高科技人才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不足 40%（这是指欧洲总的情况，在问题国家，这些指标更加恶化）；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产业，缺乏现代化的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很小（用希、葡与北欧国家相比）；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流动不足，竞争不够；严重的并不断增大的养老和社保负担（党派为了获得选票而许诺过大的政府支出数额），致使公共财务支出扩大成为净债务且没有 GDP 增速的支持；等等这些，都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如此迅速进入一体化过程，当然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众多的负面影响。

其次，欧洲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一体化模式存在弊端。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少国家放弃了本国货币而采用一体化的欧元，让渡部分经济主权以获取一体化带来的贸易投资收益。但从根本上看，自身缺少将经济和制度一体化变成现实的手段和功能。不错，欧洲（除正在转型的东欧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具有福利国家的特点，高税收高福利甚至“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征程都不用个人操心。如果高福利建立在高竞争实力的基础上，则还可持续。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医疗和养老费用持续上升的大背景下，一个经济竞争实力衰退，又没有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安全网的国家，再强硬地追求向核心国家和经济表现好的国家看齐，必然加大政府的赤字支出。明斯基认为，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成为政府赤字的主要来源。转移支付是一种单方向的让渡。其直接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但对就业和 GDP 却没有直接影响。[3] 从根本上说，欧元区当前混乱的根源，令人怀疑在其诞生时，设计者们注重的是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组织在区内的政治考虑，而忽略其巨大的经济差异。过度相信经过一体化的整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将会逐渐趋同，生产效率保持一致，从而得到理论认同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之便。然而，欧元区 10 年的运行却与此相悖。外围国家在福利、政府开支和工资收入上都靠近核心国家，但生产效率上却渐行渐远，甚至失去原有的特色。当赤字超过一定比例（稳定和增长公约所规定的数额），矛盾便突然爆发。而核心国家毕竟不能以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拯救外围国家的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认为，应将希腊等国开除出欧元区，不但反映了危机面前先要自保的需要，也相当于承认将发展水平相异、竞争力提高不利的国家强行纳入一体化进程，必定埋下危机的种子。

很多人也认为，欧债危机是欧洲各国尤其是“问题国家”各国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用国家力量强行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用财政赤字与社会安全网的完善相交换，而由此而来的赤字则等待一体化的援助来解决。在这样打算下面，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执政者为了连任需要，推出过度的社会保障、退休保险等措施，已经使政府债台高筑。如今为了获得来自他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贷款需要，又改弦更张，不得不放宽退休年龄，不得不搞劳动市场的自由化，将竞争机制引入某些封闭的行业以及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个情况也说明，过去的发展模式之弊端实

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是根深蒂固，是侵蚀市场经济的作用而盲目追求一体化的结果。

第三，全球应对欧债危机做法内含的矛盾－利率上的博弈。除了“阴谋论”的论调而外，没有人愿意看到欧元破产和欧盟解体——尽管“问题国家”可能在贷款到期日时发生违约，尽管贷款在短期内难以带动 GDP 的增速超过利率的变动程度。其中，一个较好的解释就是避免他们同时违约，那样欧元区必然解体。但在实施救助时，又不能让跨洲商业银行持有主权债务的份额太大。否则，这些“垃圾债权”将冲击银行的资产平衡表，造成全球银行业未来危机，从而危害国际经济。因此一些欧洲国家（也包括美、中、日等国家），如德法（尽管两国在动员欧盟各国出资主体和援助形式上分歧严重）才力排本国内部非议，对“问题国家”施以援手。然而在提供贷款时候也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并非无偿而是遵守市场利率和汇率的调控作用。有两个和债务相关的问题：一是市场真实利率应当反映援助资金的供需情况。如果利率较低，债务国借入贷款的执行成本就低，对需要获得贷款的“问题国家”就比较有利。但是援助国援助金额巨大，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当然希望抬升贷款利率并提出相应条件，这方面双方存在巨大的讨价还价空间。[4] 另外，不管是借方还是贷方，在进行决策时必须看到全球资金市场的供需变化。为了解救问题而借贷，也可能造成滥发货币的全球通胀现象；二是利率的变动应当先于债务水平的变动，但这又很难做到。美国金融危机拉动了各国“去杠杆化”的实行，强制性地要求利率回归真实水平，可以说，如果去杠杆率没有发生，则债务水平一定存在于更高的危险状态上。利率涉及到市场资源配置，而债务和赤字则是各国财政问题的反映。它来源于人口老龄化推升的医疗成本和养老成本，造成货币供给小于需求，也引导主权债务的利率上升，最后由于支出极度增大导致债务危机。因此，利率在这里，起到一个杠杆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在问题国家（希、葡、爱、西和意大利等国），其国内市场的利率水平都高于经济表现好的德法等国，资金的紧缺由此可见。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向 IMF 和欧洲央行甚至他国求助，获得一些利率低的贷款以平衡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由此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启动了有极大风险的杠杆工具。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国家必须做出承诺并由国家背书，提高购买政府债券的回报率，否则投资者就不会购买而为其分忧。但是在主权信誉降低的条件下，投资者还能否相信政府信用，就成为问题。另外，由于福利国家的缘故，欧洲很多国家的债务表现为国家债务（与美国不同），需要国家充当最后责任人。因此入不敷出时直接就是主权信誉大伤，导致政府调控无效。

四、欧债危机前景探讨

由于欧债危机还在发展过程中，预测其前景的根据尚不充分。但是从两年发展历程已经显露出的端倪上看，可以做出以下结论：

第一，存在危机修复的条件，但很不完善。此次欧债危机系欧元区建立 10 年以来第一次以主权债务形式表现出来的危机。它伴随着一体化取得的成就而来，但是其一体化功能受制于各国条件未能充分发挥。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是建立了危机应对机制（比如欧盟的金融稳定机制 –4400 亿欧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债务总额还不及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的一半，而 GDP 总量却与后者相差无几，存在修复的基础。之所以说不完善，是因为在救助过程中，援助国和被援助国，援助国之间从各自利益出发激烈地讨价还价，不易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点。在这样的条件下，核心国家能否起到防止危机蔓延的作用，采取什么措施挽救颓势于即倒，势必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政府的赤字开支避免了地区和世界经济滑向大衰退的深渊，起到了刺激经济活力的作用。用低利率来吸引私人投资者来购买国债，可以分摊政府支付风险，但是私人投资者的债权具有比政府债权更加刚性的特点——到期必须兑现。

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所以，如何提高私人投资者的信心，还要看政府的举措。从这个方面说，赤字开支促进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潮流，这个情况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下去。另一方面，通过援助国“买长卖短”的方法来延长危机，其制约条件是受援国在还款到期之日的生产力增长必须超过债务总量（包含利息的累积）的增长，这又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获得款项的使用效率和政府在危机条件下推出怎样的改革措施，将成为观察未来危机走势的关键。

第三，债务危机导致贸易摩擦加剧。欧洲很多国家政府必须减少政府开支，以应对债务危机的挑战。由此产生的负面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收入水平很难提高。不但消费且投资亦呈疲软之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保持增长速度，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有必要对进口产品实行一定的保护措施，从而导致贸易摩擦加剧。

第四，运行 10 年的欧元能否稳定，欧元区 17 个成员国要么解体，这个问题已经突出地提到了欧元区领导人的案头。可能实行有条件的政治与财政集权解救危机。原本的宏观经济安全问题——主要指宏观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混乱，现在已经开始向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转化，多国国内同时爆发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已经对社会经济运行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国际间的摩擦不断深化就是证明。另外，欧盟一体化进程也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问题国家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来缓解危机，也需要更多地让渡经济甚至政治主权，而援助的提供国可能趁此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经济政治权力。欧元区和欧盟国家将进入一个按照“国家竞争力”为基础的权力和地位的重新组合的一体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马文婷，廖丰．美延长国债期限，全球金融市场遇“黑色星期四”[N]. 京华时报，2011-09-23.

[2] [美]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美] 海曼·明斯基．稳定不稳定的经济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4] Carmen M. Reinhart , Kenneth S. Rogoff. A Decade of Debt[R/OL].PIIE Working Paper, http://www.piie.com/.

（责任编辑　明月）

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